



■聶華苓與丈夫保羅

陳安琪：拍出聶華苓的人格和國格

上世紀中葉的歷史巨變，拉開了中國人的流徙之路。大時代下的個人命運，猶如被洪水沖走的浮萍，誰也無法決定航行的方向。而在這亂世中，也造就了如聶華苓這般女子的傳奇：不甘悄然零落在他鄉，而是把祖國／家的種子帶到遠方，依賴文化的根部，向四方伸展開去。

導演陳安琪拍攝的紀錄片《三生三世 聶華苓》，用詩意而溫暖的調子，展現出女主人公對自由和文學的追求以及對家／國的情思，還有她與愛人保羅·安格爾的愛情地老天荒。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聶華苓這個名字在世界華人文學圈中無人不知。她和夫婿保羅·安格爾早於上世紀70年代，在愛荷華大學創立了國際作家寫作工作坊，邀請全世界有才氣的作家相聚，打破政治、文化和地理局限，實現平等和自由的對話與交流。參與過這個計劃的國際作家，前後超出1200位，而因為聶華苓的背景，更使得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到訪中國作家多達80位。丁玲、蕭乾、白先勇、林懷民、王安憶、莫言、董啟章等華文重量級的人物都先後出現在名單中。「最可貴的一件事是，他們不是在辦一個冷冰冰的學術計劃，這裡面完全是人的來往。」早年參加作家工作坊、後來卻成為台灣現代舞之父的林懷民評價道。

對人的關懷

陳安琪與聶華苓一家交情頗深。當年她去台灣念中學，和聶華苓的大女兒是同班同學兼好友。後來聶華苓一家移民美國，陳安琪幾經輾轉，也到了美國念大學，再聚，更如家人一般的親密。「我正好在愛荷華大學念書，就常常參加聶阿姨舉辦的活動，和作家們都是近距離的接觸。」陳安琪對專訪記者說。那時候中美還未建交，她見到的都是從台灣和香港來的作家，比如尉天聰、鄭愁予、林懷民等人。

所謂工作坊，並無甚麼特殊的安排，而是讓作家們之間彼此放下成見，自由交流，隨意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聚會聊天喝酒吃飯，成了主要的活動方式，而聚會地點就是聶華苓的家。這在當時國際冷戰形勢嚴峻的大環境下並不是易事，第三國家、共產主義國家的文學家，往往需要聶華苓和安格爾不斷地向國會寫信，向國際施壓才能出得來。

保羅·安格爾也是美國著名詩人，陳安琪最早拍紀錄片的想法其實源自他。「我離開愛荷華後，去了加州念電影MFA，曾想過拍保羅的紀錄片。後來寫信問他，他也同意了。但中間被成龍請回香港當導演，匆忙進了電影界就把這個計劃擱置一邊了。」直到4年前，陳安琪一次在家清理舊文件，無意間看到了保羅當時給她的回信，才激起她要完成曾經的許諾的決心。「我決定拍聶阿姨，她一向爽朗，在電話裡就一口答應。」就這樣，80多歲的聶華苓坐到了鏡頭前。

中國人的仗義

從湖北一路逃難到台灣，到進入《自由中國》雜誌做文藝主編，顛沛流離、生離死別的童年經歷到大知識分子的熏染，開啟了聶華苓社會思考和文學創作的道路。再落地美國，把他鄉作故鄉，就形成了她自己所說的「三生三世」。「她自己的文筆就很美，富有詩意，讀起來耐人尋味。」陳安琪說，聶華苓之所以排除萬難邀請中國作家到訪，就好像要把她自己的祖國也帶來了。

「雖然片子裡對聶阿姨的文學成就談得不多，但看過電影的朋友，都說要來找她的舊作好好讀一讀。」她與丈夫是第一個將毛澤東詩詞翻譯成英文的譯介者，而她的作品《桑青與桃紅》曾獲得美國書卷獎，寫一個異鄉人對身份的不斷追問。



■聶華苓對保羅的思念，如涓涓細流，聶華苓(中)與丈夫保羅(右一)接受卡特總統(左一)會見。



銀幕短打

微電影與本地短片文化

前一陣子，電影教育界就微電影和短片的稱謂問題展開過好一輪討論。一些論者以為，過往一般把短於六十分鐘的電影作品稱為短片，而且具備菲林、磁帶或光碟等物質載體；微電影的長度更短，而且在網絡流通，只有顯示媒介，不需要可見的物質載體。由短片過渡到微電影，代表了時代的變化。但也有持意識形態批判的論點，認為這又是一次中港文化差異以至矛盾角力的結果。微電影是內地用語，短片是香港傳統叫法，不叫短片而叫微電影，反映了象徵權力轉移方向。情況就像最近另一個用語爭拗——究竟商場匯演，該用煙花(南方一向稱謂)抑或煙火(據說是北方叫法)?

古來正名十分重要。傳統中國文化講求名正言順，名不正則言不順。政治就是正治，不正就無法好好管理，那關於統治與抗爭、權力網絡的位置。不過，在我看來，與其單單關心這些，不如也花部分時間，思考一下本地的短片(無論必須叫短片抑或也可稱作微電影)文化問題。

今天香港的電影教育，不乏先培訓年輕人拍攝紀錄片，搞好基本功和團隊合作，然後才學講故事。紀錄片要拍成長片的話，每是幾年，頗費周章，所以交功課都會是半小時至一小時內的作品，然而這個長度變相框限或鼓勵拍攝者僅用一、兩天時間，找一個有趣或吸引觀眾注意的訪問對象，便可「交差」，深度和意義無法保障。

至轉拍劇情片，年輕人往往有太多東西表達，短片長度變得不敘故事。支離破碎、節奏不勻、應詳細的簡略了，應明快的卻拖沓，比比皆是。創作人又每每太自我，沉溺於自己的作品，鮮有與其他創作人交流，評論(如果有的話)便更加不會去看了。

一句話，本地年輕人每每視短片為長片的暫代。還未夠資源拍到長片便先拍短片，於是短片便沒有了自己的生命。換言之，短片作為一個創作形式本身沒有受到正視。單一化問題其實已十分嚴重。

文：朗天

視事追擊

文：洪嘉

喪屍回歸

本地電視台終於播出了《美國怪談》(American Horror Story)，這齣劇集連續兩季都大受好評，第二季更被評為2012年度最佳美劇十強，雖是恐怖劇，更恐怖的卻是人心。

說起恐怖劇，延續喪屍電影《28日後》(28 Days Later)的口碑，改編自同名漫畫的《行屍》(The Walking Dead)，北美地區已播至第三季，劇情一點也不像其他劇集般越來越拖，反倒更緊湊起來，不但愈來愈受歡迎，更令喪屍成為新世代最受歡迎的題材。

想當年的《真愛如血》(True Blood)與《吸血新世代》(The Vampire Diaries)，引發起吸血鬼狂熱，後來電影《吸血新世紀》(Twilight)系列大行其道，更是將這股風潮推到極致。《行屍》則將那些在B級電影裡讓主角瘋狂殺戮的喪屍，變成了真正的主角。

今年的情人節檔期，先有電影《Warm Body》，描述喪屍戀上人類女孩，後來更因此慢慢重拾身為人類的感覺。飾演喪屍的是英劇《Skins》的Nicholas Hoult，如今荷里活冒升的人氣小生。電視劇方面亦不遑多讓，BBC3把喪屍這個題材拿來，玩出新花款的《In the Flesh》，是個人心目中期待的劇集。

《In the Flesh》去年十月開機，目前已完成了三集拍攝。故事描述青少年Kieren四年前去世，他的家人與朋友以為從此天人相隔。然而Kieren的喪禮後不久，某個離奇之夜，無數已死去的人黃泉回歸，以喪屍形態重現人間。政府將這件事稱為「the Rising」，並設立隔離區，將所有喪屍困在隔離區內，並利用藥物及物理治療的方式，對喪屍進行研究。

四年後，這些喪屍逐漸康復，並面臨回歸社會，重拾「第二人生」。Kieren亦因此要與自己的家人及朋友再次相會，不同的是，如今他的身份，是回歸的死者。

按英劇過往的傳統，劇集探討的將會是深沉的生存問題。重返人類社會的喪屍們，令人想起的是曾經被指較《超能英雄》(Heroes)更好看的《4400》，重返社會的4400個不同時代的失蹤人士，怎樣在現代社會中生活下去?

但與美劇《4400》不同的是，《In the Flesh》裡當一個家庭在擁有第二次重新擁有完整家庭的機會時，家裡的每個人，將會怎樣利用這個機會?對於過去是一種救贖?還是重生?是接受?還是拒絕?

可以肯定的是，喪屍的回歸，帶來的將不會是文化差異的錯位引發出種種笑話，回歸的Kieren到底是活着還是已死的?這也將是探討的問題。



最新影訊

磐石電影巡展 挑戰極限

擁有7年歷史的「磐石電影巡展」是世界各地攀岩愛好者的年度盛會。今年REEL ROCK展出的4齣紀錄片，由SENDER FILMS、BIG UP、CAMP4COLLECTIVE和HOT ACHES等電影製作公司策劃製作。最新電影詳情將於2013年內公佈。

《決戰5.15C》(The Dura Dura)裡的克里斯·沙瑪和阿丹·翁達銳挑戰5.15C / 9b+難度，爭先成為世界上第一位完成此創舉的好手。沙瑪一直是攀岩界公認的「王者」，他在現居地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附近山區開闢了很多世界級難度的運動攀岩線路。另一方面，捷克攀岩神童翁達來到沙瑪的地盤。兩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背景，生活模式迥然不同的高手，究竟誰能先征服5.15C / 9b+難度?

《再戰鯊魚鰭》(The Shark's Fin)講述康納德·安柯、吉米·金和瑞南·奧茲圖爾克三位運動員早在2008年嘗試攀登位於印度梅魯山區中央峰，外形酷似鯊魚鰭的奇特花崗岩角峰，經歷了18天的艱苦攀登，最後在距離頂峰不到100米的地方遭遇暴風雪不得不放棄而下撤。3年後，這三位勇士作出再攀此峰的艱難決定，挑戰個人極限。

《寬縫男孩》(Wide Boys)中的湯姆·蘭道爾和佩特·威特克二人，則決定做第一隊攀登美國西部最危險的大裂隙岩壁的人，途中險象環生……

《霍諾德3.0》(Honnold 3.0)展示著名徒手自由攀岩大師阿歷克斯·霍諾德從首攀超高的抱石路線，到無保護徒手攀登5.13；從遍佈各地的傳統攀岩路線，到打破「The Nose」路線的速攀紀錄，一直以雙手再攀人生新高峰的精彩片段。

